

大正
五十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



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

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旣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
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
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
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
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
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
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

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
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
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
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
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
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
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
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
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

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

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

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
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
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
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
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
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
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
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
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
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

揮他○又問蓄屋左肅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
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
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
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
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
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
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
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
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
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

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東

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碣碕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

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

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

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文。呂文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是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彊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

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脩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

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攷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温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

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

代多繁冗。

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荅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

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

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揚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辨紀所論三事。其

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

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而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

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冰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冠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

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

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

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

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

餘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

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

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

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

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

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

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

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

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

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真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柅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宏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

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然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者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

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然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欵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

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檠虔外。別出肩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

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屢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

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嚴篆書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

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
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
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
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
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
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
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云。明道知扶
講縣事。伊川侍
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
曰。蔡人勦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
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
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
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

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

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

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此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

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

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

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

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

之文。未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楔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者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雉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令人詩。蘇才豪然。一氣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其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枯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次真。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者。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令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
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
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
一字做作。真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
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音心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
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
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
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
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
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
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
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闢
鷄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
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
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恠得些
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
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恠。意亦自有

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救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令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

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者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
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不知。余心樂將
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
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
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

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
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
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悖悖之語。凜焉為之弗寧。
詩之感人也如此。予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
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
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
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

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

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個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

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
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
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
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
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
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
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
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
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
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
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
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作

惟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一作據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章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言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時作文○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但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但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

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勸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

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
派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
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
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
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闡奧如古人者。然
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
於得也。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
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
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
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
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
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
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

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者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家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

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令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

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

韻如○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

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者。

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

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

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

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

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

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

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

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

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

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

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此虛氣象。比。

之。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

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

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馱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

不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子一滿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

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淹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者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者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者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者。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者。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骨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者。得一般文字。孰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孰。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孰。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個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瞻

云。都來這幾字。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
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踈。只管用
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
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
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
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
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
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
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自見昏
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鞞

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
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文老年
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
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
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
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
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
有書云。他近來者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
這箇虛心者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
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

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鷓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

辨古書之真偽。曰鷓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者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

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

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者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

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

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

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
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
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
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或問
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
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
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
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
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

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
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
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
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
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
唱三嘆令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
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
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
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

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
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
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
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
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
盡處。如五代史官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
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
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
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

胷中流出。更無此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
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
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
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
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
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
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此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

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

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

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

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

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

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将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

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真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

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
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
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
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
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
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
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
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使者他門這般文
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者但當看其

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
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
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
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
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
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
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者甚好
讀字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
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其詩序又四六對偶
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者。者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者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高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

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者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者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

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闢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

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

性理大全書卷五
三十一
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令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

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此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

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向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者。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者一

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

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

他抑揚。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

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

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

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

令分曉。令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

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

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
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
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
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
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
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
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
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
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
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
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
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
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
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
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
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
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
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

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鵲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者著。

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貫

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

法集卷之五十五
三五

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及兩失也。○問要着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者。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

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者。柳文了却着韓文。不知着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着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官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素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

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

辨說三經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

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

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湏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

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

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

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大法度了然做許多碎

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

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

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轍○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

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

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

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

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

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

於李漢老者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

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

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

當者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日最愛看陳無

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

學他一家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令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者。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亦立偃俴牽頭曳足先斷
腰脅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
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
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
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
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
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葉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
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
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
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白語不
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
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
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
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
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
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

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

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為樂乎。果能不隨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

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性理大全書卷第六

四十一



